

二

曲

集

答梁質人

頃承左顧，寡人倉卒，無以爲歎。抱歉殊甚。接來翰，暨佳刻，能有古人心，乃能爲古人文。秦關之游，憂時感事，壯懷激切，所籌邊睡情形，可謂天下之大有心人。僕閉戶養疴，久與世睽，戶外事毫無所知。對此益增愧赧。承示張聲百、秦遊草，皎皎異才，讀之不覺敏社。但僕有微意，欲少効忠，亦不敢不以告也。昔胡澹庵以詩人薦朱子，朱子堅辭不應，懼人之以詩文小技目已也。聲百妙齡登科，將來前程萬里，與其爲一時

春華之王楊盧駱何如爲千古卓犖之韓范富歐其  
中如西山首陽楊太尉墓等作凜凜有世教綱維之  
思曉行姑射望嶽望終南諸什少年富貴繁華中洒  
洒乎有超逸出塵之槩雖曰庭訓有素而聰明得自  
天賦則旣優且厚矣以此進道何詣不可幾何境不  
可造孟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周  
程張朱豈異人事僕夙聞其尊甫先生以遠大期諸  
即君僕山林迂病人澤荷其特達之眷不能少効涓  
埃更何忍不以朱子之自待者待澤百也僕意謂天

之生材實難而時者難得而易失聲百既具一日千里之姿宜乘此英穎未鑿之時力學之善使盛德大業富有日新他日道德如周程張朱之功如韓范富歐天德王道一以貫之爲天地間第一流人物庶幾其尊甫大人望子之盛心亦庶幾聲百立身行道顯親揚名之大孝豈非千古盛事若一刊詩僕實懼世俗人僅以詩文小技目聲百也序言之命非所敢承矧僕學不爲文生平未嘗應人以文而顯者尤所嚴戒若一旦破例則開罪于前後知契不淺白沙先生

答林郡守書云僕平生拙學于出處語默有不容不致其慎者守此戒來三十餘年苟不自量勇于承命後有求者將何詞以拒之僕聞愛其人則必欲成其美僕之辱愛于執事不可謂不厚特于此未之察耳願執事終始此愛不強其所不能幸甚今僕于來諭亦云聲百緇衣之好不減古人僕非木石寧不知感其所以圖報特達之知者亦自有在也扎內諭魯仲連處卓絕之識發昔人所未發足爲千古定評無俟

往返此復

二曲集卷之十八

書

鄆縣門人王心敬撰次

與當事論出處

拾遺

伏念願以韋布之微有此遭逢欣感無既尙何濡遲  
惟是捫心慚懼有不敢冒昧者四不得不緬縷陳之  
願幼孤失學庸謬罔似繇緣浮慕曩昔以致浪招逐  
臭誠所謂純盜虛聲毫無實詣者也前督臺體

朝廷旁求盛懷誤加物色蓬塵

宸聰蓋以

顯

或有微長可克葑菲而不知

顯

學不通

古今識不達世務上之既不足以備顧問次之又

足以備器使備不審已量力何以仰副當宁不亦

辱朝廷而羞天下之士哉此其不敢一也顯父喪

時遺

顯

隻身再無次丁

顯

母彭氏守寡鞠

顯

艱厄殊

常饑寒坎壈蓋不啻出萬死而得一生顯後雖成立

然無一椽寸土之產資生罔藉赤貧如故三旬九食

衣不蔽形

顯

母形影相吊未嘗有一日之溫飽竟艱

難病亡亡之日無以爲殮縣令駱鍾麟聞而傷之捐

作具棺始獲襄事皆顯不能治生之所致也使彼顯  
稍有意外之遇顯當如毛義之捧檄而喜顯母之苦  
豈遂如此其悽慘顯風木之憾豈遂永抱於終天今  
九原不可作矣昔賢有言祭之豐不如養之薄也殺  
牛而祭不若鷄豚之逮親存也顯每念及此未嘗不  
涕泣自傷今養不逮親不孝之罪終身莫贖顯今上  
方以孝治天下豈可使不孝之人妄膺特典以玷  
今上之化理耶昔朱百年之母以冬月亡亡之時身  
無綿衣百年每以爲痛遂終身不復衣綿孫侔早孤



事母志於祿養未遂及母病革自誓終身不仕後容  
江淮間劉敞知揚州特疏薦聞名之不赴既而沈遘

王陶韓維又連薦之詔地方起送終不赴

當時朝

廷亦憐其情而曲全之史策至今傳爲美談

顯雖無

二子之孝而心則二子之心今日之事

顯

母既不及

見

顯

亦何忍遠離墳墓獨冒其榮此其不敢二也先

儒謂士人之辭受出處非獨其一身之事而已其出

處之得失乃闕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今

既以

顯

爲隱逸矣若以隱而叨榮則是美官要職可

以隱而坐致也開天下以飾偽之端其不得志於科  
目者必將退而外假高尚之名內濟梯榮之實人人  
爭以終南作捷徑矣顯雖不肖實不忍以身作俑使  
風俗由顯而壞此其不敢三也顯雖病廢草野實蔭  
息今上化育之中踐土食毛莫非今上之恩居  
恒念可以稱報於萬一者惟有提撕人心勸人改過  
遷善耳以故諺不自揆逢人開導人見顯寒素是甘  
以爲超然於名利之外多所信嚮今若一旦變操人  
必以顯平日講勸藉以爲立名之地媒利之階轉相

嗤鄙灰其向善之念將來縱千講萬勸人亦不復信矣顯亦何由而藉以默贊今上之化育耶此其不敢四也其他曲折難以徧舉方今高賢大良濟濟盈廷亦何需於顯一人而使之內違素心外滋罪戾恐非所以保全之也况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嘉幽隱獎恬退故堯舜之於巢許湯武之於隨光西漢之於四皓東漢之於嚴光及周黨徐穉以至宋之陳搏邵雍林逋魏野元之許謙劉因杜本蕭綱皆安車蒲輪屢徵不起從而褒之以端風化蓋以其道雖未宏志不

可奪足以立懦夫之骨息貪競之風所謂以無用爲  
用乃激勵廉耻之一大機也顯昏愚庸陋懿修固不  
敢望古人而絕跡紛華亦不敢自外於古人若隱居  
復出杜門復開是負 朝廷之深知翻辱闕幽之盛  
舉則其爲罪大矣且 今上方比隆三五超越百王  
豈可使盛世無一石隱以昭風厲乎顯是以反覆思  
推瀝血剖心不厭諄懇之瀆非直爲身謀實所以爲  
國謀也伏望執事顯之苦衷諒顯之非矯俯賜保  
全力爲轉覆則曲成之仁賢於推轂而顯之頂戴洪

慈更萬萬矣

此癸丑冬與當事書也稿被鞏郡友人携去近始得之特補入

寄子

戊午

我日抱隱痛詳具聖室錄感一書祗緣身本奇窮不能事吾母於生前滿期永棲聖室晨夕瞻禮供奉聊事母像於沒後不意爲虛名所累縉弋屢及倘見逼不已惟有一死死後宜懷藏錄感歛以粗衣白棺權厝像側三年後方可附葬吾母墓旁我生爲抱憾之人死爲抱憾之鬼斷勿掛紙開吊輕受親友之奠惟

皇封鍛祠宇勿令間人出入以時洒掃勿斷香火稍  
有資力卽圖葺治垂戒子孫虔修時祀汝事母以孝  
待弟以恩刻意耕讀謹身立德則汝父爲不亡矣勉  
之勉之

答友人

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待士以禮卽有十徵五聘不出  
者並未嘗強之使出今 上寬仁遠過前代前番特  
徵隱逸一事兩奉溫綸僕以病廢不能應詔初未嘗  
令地方逼致此番博學宏辭之選僕寡學不文原非

淹雅之彥又豈忍使之冒昧從事抱病就徵乎乃經承發檄嚴如秋霜拍床驗視實千古所未有流聞四方業已衰國體而羞天下之士胥役繩之如囚官吏立逼起程僕受逼不過深不欲生滴水粒米不入口者五晝夜犬子號慟門人悲泣僕一一遺囑訣別幸督臺憐僕無罪容僕歸家養疴數日來雖飲食稍進畧有生氣然喉中覺有梅核倘成膈噎之疾恐難久生於世歸家閉關謝客一味靜養臨行留此聊以報謝伏枕口占不盡欲言

答范彪西徵君

僕荆扉友鎖久與世睽唯敝友顧寧人之來則爲破  
例啓鑰聊一盤桓語及明季諸儒先僕深以未獲盡  
睹辛文敬遺書爲憾渠遂退而以先生所寄四書說  
見貽於序文中始知先生隨卽轉托知交求先生所  
梓理學備考廣理學備考晉國垂棘三晉語錄治學  
一貫諸大刻見所未見益知先生惠揚絕學勤勤懇  
懇曲竭心力不覺起敬起仰六月十六日僕抱疾臥  
床小兒忽自門隙傳進台翰暨佳刻恍若從天而降



二日集  
如獲拱壁第獎借過情非所敢當歷讀佳刻諸弁言  
咸痛快醒發豁人心目備考暨仁者贈諸名筆業已  
煌煌簡端僕何人斯敢于佛頂着糞耶兼區區素堅  
文戒若一旦破例後有求者將何辭以謝愛我如先  
生知必相諒于常情之外不我罪也抑備考一書去  
取布置及中間書法多有可商既已鐫行則無及矣  
僕本奇窮生平未嘗自購一書皆借之他人隨閱隨  
壁未嘗久停所示借單愧無以應然虎谷虛齋月湖  
可久諸人雖以理學著聲其于理學實未深入議論

似無足觀月川乃一貧行君子生平拳拳理學固可  
欽而夜行燭等書膚拙無大發明雖不閱可也此復  
扶枕口占不盡欲言

又

有意爲善雖善亦私此前人見道語蓋心須寂然不  
動感而後通惻隱羞惡是非辭讓隨感而形自然而  
然莫非天則非勉然而然起爐作竈若無所感而有  
意爲善猶未見孺子入井而輒欲怵惕失何思何慮  
寂然不動之本體便是起爐作竈卽一無所爲而爲

毫弗涉私亦是出位逐外行仁義非由仁義非私而  
何鼎蒞靖江講會在座諸名宿咸襲門戶道學皮毛  
之見力排無善無惡之旨鄙意則謂人果真實從事  
性功惡固不可有善亦豈可執善與惡須一切放下  
胸無一善可執方爲至善方是盡性至命之絕詣若  
盡性而猶有爲善之見橫于胸中物而不化未免心  
爲善累猶眼爲金玉屑障性何由盡命何由至故必  
忘而又忘并忘亦忘令心如太虛始獲庶幾去夏倉  
卒狂率妄謂理學備考多有可商書旣發而懷悔無

及謂宜開罪于先生乃不惟不以爲罪且俾論定盛  
德虛懷愈令人歎服欽仰旣欲續輯昭代理學備考  
俟草本就緒或不妨預先見示竊願默佐下風勉効  
一得抑僕因是而竊有感焉士旣業儒則儒不可以  
無鑑鏡以照面則面之淨垢見鑑以觀儒則儒之得  
失見見淨垢斯知去垢以求淨見得失斯知舍失以  
求得古今著述雖多却少一儒鑑儒惟無鑑以故業  
儒者無所懲勸學術不明人才不興所從來矣區區  
蚤歲謬不自量上自孔曾思孟下至漢隋唐宋元明

諸儒以及事功節義經術文藝分門別類淑慝并揭  
勒爲儒鑑一書而細評之俾僞冠儒服者因觀興感  
知所決擇草創尙未就緒中遭亂離原稿盡成烏有  
二十年來貧病相仍精力弗逮斯念遂灰不復拈擧  
今先生編纂勤懇回視僕之踈慵墮廢不覺瞠乎其  
後矣魏應二子皆文人中之有氣骨者魏久已修文  
地下應亦近傳作古完名全操蓋棺論定則未死者  
一日未死一日有下達之憂易曰菑艮之吉以厚終  
也田畫語鄒志完曰願君勿以此自滿上所當爲者

不止此也期相與共勉之

又

恭讀理學備考辛集雖稱去取精嚴中間不無汎入  
正一開天明道洞徹大原有體有用理學集成之大  
儒如姚江及同彼哉之例列于又目次分注謂學脈  
至姚江而一變夫姚江之變乃一變而至于道也當  
士習支離蔽銅之餘得此一變揭出天然固有之良  
令人當下識心悟性猶撥雲霧而觀天日否則道在  
邇而求諸遠醉生夢死不自知覺可不爲之大哀耶

孫序視辛序真切警策雖若稍遜而集內明目張膽  
宗主姚江不瞻前顧後徇流俗不效鄉原道學畏非  
劇非學務着裏心有獨契烏能如是卓哉鍾元可謂  
獨具隻眼超出門戶拘曲之見萬萬矣僕學兼採衆  
長未嘗專主一家非區區阿其所好私一姚江而真  
是真非之所在實難自昧續補備考往往有本非正  
一理學或因其節烈或摭及文學或膚學淺士本宜  
附見而大書特書儼然與先哲並列者尤指不勝屈  
簡冊濟濟多固可喜龐亦可慮宜嚴其至正尊其重

真闕揚其至純觀者斯無間然矣又按萬曆天啓間  
蒲州有張淥汀先生諱輝字去浮者與曹真予同登  
辛卯鄉書初任教諭官終郎陽同知所至講學發理  
明暢其序馮少墟太華書院會語見地筆力遠過曹  
老其履歷詳具仰山堂集中今備考遠採他人而近  
遺斯人凡此在高明必自有說府陋如僕則不能無  
疑敢質

答許學憲

學術不明人失其心周旋馳騫於塵岔中滔滔而是



熊子以英齡而獨知所嚮學務求心味衆人之所不  
味根器卓犖可謂後來之彥遠承西顧深愧庸虛無  
以相益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有負跋涉悵何可  
言然一得之愚亦頗罄竭所以相期於必至之域者  
夫固有不言之信者矣此復

答費允中

晤言無從悠悠我思得手教甚慰離索吾輩冉冉老  
矣身外浮名及種種技能至此無一可倚惟有鞭辟  
返照痛自淬礪庶存順沒寧不至漫過一生來論謂

世務日淡理境日密興言及此足徵進造可喜可喜  
弟疇昔書院之入合六州三十縣之賦不足爲此錯  
今方追悔無及豈可復蹈覆轍曾有嚴誓在先當事  
備悉鄙裏業已寢其舉矣

答張滌庵

世儒卑者汨利高者修名最高之儒驚名已矣其名  
愈高則心勞日拙喪本真愈甚來翰清濁之論足知  
邇來見理愈透爲己之心愈切今而後力脫名網一  
味務實實盛而真受用真快活在我縱終其身不見

知於人亦不害其爲真品真人真豪傑真君子願言  
努力永堅末路

又

辭受取與全要分明及其老也戒之在得若犯在得  
之戒冒昧屢受則麻恥掃地所失多矣所得不補所  
失其爲心病何可勝言往年糯稻之惠原因弟病蓋  
謂糯米可以養病病愈常受殊覺無謂去秋之受至  
今常如頭水在心此番若違心復受愈增心病弟老  
矣豈堪中心多病亟前扎業已致意誠恐再弗信心

茲故復致丁寧今後千萬惠勿再具金第晚節是荷

答學人

鄉承遠臨問道今春來東云云足徵念切性命然性命之理不外日用平常果能真正內養制乎外所以養其內大而綱常倫紀細而飲食男女辭受取與語默動靜必一毫不苟方是真養否則高談性命借口內養而品不卓德不立一行有玷百長莫贖遠邇指摘傳爲笑柄可耻孰甚勉之勉之千萬自愛

東原金真

庚午

四

三

吾兩人心孚意契情同骨肉四十年於茲矣每念西山日短相與有限正欲時常迎駕聚首流連晚景而年來貧病相仍日審一日內外迫煎狼狽萬狀緣是因循荏苒頃聞尊體違和區區驚愕徬徨夜不成寐先令舍錫診候病勢知飲食減少愈增杞憂恨閉戶有年不便躬詣榻前面晤心焉如焚行住坐臥不釋也茲遣小兒代候千萬珍調以慰懸切

又

十五日接手示怍怍甚讀至去後再無一人談心

何不覺撫地號天肝腸欲裂噫世之密交有矣孰有  
如吾二人之忘形骸無爾我心心相照者乎孰有如  
弟之於兄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者乎倘萬一兄臘月  
三十日到今而後弟將與誰披肝瀝膽吐所難吐乎  
弟殆無與樂餘生矣所示之字弟隨卽粘之座右朝  
夕拱視不禁涕零一片紙無異峴山之墮淚碑也來  
諭謂言盡於斯弟方皇兄多方珍調轉危爲安豈可  
遂以斯爲絕筆耶

又

弟生平閱人多矣心真言真行真坦夷樸淡事事咸  
眞實未有如足下者可謂眞人品眞善士眞君子眞  
邑中第一流弟是以重之欽之親之踰骨肉奉之如  
胞兄愈久愈篤四十年如一日也每答友人書言及  
足下必稱之爲粹德高士異日百年後弟卽以此題  
旌憶昔致扎於邑宰駱公富平宰郭公暨今宰程公  
云惠君孝友孚於鄉邦忠信可貫金石翦徹厓幅於  
物無抵于于施施率意任眞與陶靖節異代同揆將  
來弟卽以此立傳梓布遠邇行且載之邑乘以光文

猷區區身外浮名在足下固所不屑而地方有美  
傳實後死者之責也至於令郎令孫今後弟當以子  
孫視之善相勸過相責門戶之事以身任之以慰足  
下在天之靈區區一腔心事言盡於斯

又

賢如濂溪伯淳象山陽明壽皆未滿六旬今壽踰古  
稀與先師同夫復何憾心如太虛本無生死尙何幻  
質之足戀乎目下緊要在屏緣息慮常寂常定口無  
他言目無他視耳無他聽內想不出外想不入絮絮



爭淨灑灑脫脫此一念萬年之真面目也時至便行  
虛靜光明超然罔滯夫是之謂善逝以此作別耶以  
此送行

示惠海

含真子

邑俗告訃門牌例書清故二字殊覺混帳夫生前爵  
位尊顯係國大臣或道德文章卓然名世凡有大關  
係于國者歿而墓後或墓前碣或神道碑方可題此  
二字使後世見者知其爲前代清朝之某公也若生  
前本無大關係于國其于始死告訃之門牌豈可冒

跡僭分加以國號而書清死未多年豈可驟然無序  
誤作已久而書故下書終則上不宜書故上書故則  
下不宜書終上既書故下又書終上下重疊自相矛  
盾謬以襲謬相沿而莫知其非其來久矣今宜力改  
此失慎勿用此二字抱病而終則書以疾終闇修多  
年一旦脾弱食減知大數將盡斷食凝神虛靜光明  
翛然而逝此是好結果不宜仍書以疾二字直書終  
于正寢可也鄙見如斯試質之親友何如

與董郡伯

辛未

遜世之人未嘗榮懷世務杜門杜口門外事居恒絕  
弗言及茲值時勢孔棘有不容不言者頻年亢暘今  
歲更甚彌天是火徧地皆赤加以蝗蝻草木靡遺十  
室九空人多枵腹所在拋男棄女流離載道顛連萬  
狀慘不忍言僕聞之痛心疾首不禁淚零昔王心齋  
遇歲饑請于巡按御史徐芝南曰某有一念惻隱之  
心是將充之乎退之乎芝南曰充之心齋曰某固不  
忍民饑願充之以請賑于公計公亦必不忍民饑充  
之以及民何如於是芝南慨然發賑夫心齋一布衣

耳猶念切民艱况執事爲郡民父母闔郡百萬生靈  
皆其赤子也忍坐視其流離而不思所以救之乎願  
亟圖賑濟以救民命力所得爲者爲之當如拯溺救  
焚力所不得爲者宜力請督撫具題使秦民之命賴  
執事而延其大有造于地方爲何如耶此區區所以  
不避出位之嫌爲執事懇也幸賜俞音以慰懇切

又

公守郡九年仁聲仁聞久已洋溢遠邇至今歲陳請  
救荒一事美意良法盡關中百萬生靈尤莫不誦之

口而戴之心公可謂不負 朝廷不負生民不負所  
學矣茲洮岷之擢萬姓皇皇如失怙恃僕謂此時尤  
宜深仁厚澤以深其去後之思時也在公平日念切  
民瘼不啻桐瘵之在身保赤誠求想必百無一遺鄙  
人之迂見應不出高明之範圍區區所慮事冗而機  
煩且西行期迫則念有紛奪西安人當此嗷嗷待斃  
之秋萬一一害不盡皆休戚存亾之關卽皆公去後  
追念而自悔之端也用是不揣固陋謹以目前所急  
臚陳如左以備採擇

一 公以饑荒力陳撫軍撫軍業已題請傳聞部議有  
今歲錢糧三分蠲一之說如其果然則宜嚴飭各  
縣使明白爲百姓豁除其蠲免之數庶窮民實沾  
朝廷之惠勿令朦朧作私混征巧催以重其流亾  
之心

一 軍民皆係 朝廷赤子聞軍糧米豆皆依部價折  
色而民糧獨不蒙折色之恩豈軍皆貧而民獨富  
軍米豆無出而民獨有出乎且西安之民數倍于  
軍豈軍之逃亾死喪可憫而民獨不可憫乎殊非

當事仁均澤普之義謂宜一視同仁以恤偏苦

一先王救荒有九政而安富居其一蓋國之所賴者財財之所從出者在錢糧而錢糧之可備緩急者則富民居其大半卽如今歲如此奇荒貧民流亾大半而州縣正項錢糧皆已完過七八分有餘是非此一二勤儉有積畜之民何以致此乎是國家之所恃賴者莫富民若也且鄉里有富民則一鄉之人緩急有恃借貸貨賣尙有所出若必盡此富民而迫之逃亾則上下交無所恃矣近聞州縣類

有疾富之病如隣里本族不能輸糧者或逼之貸  
完或貧悍無賴之人強貨產業聲言找價霸業者  
則逼之分外補賠至于借官事而巧取托小故而  
勒索凡此之弊在在而有此之不禁勢必至西安  
三十六屬之民胥作流離餓殍之人是宜特爲厲  
禁杜此惡風

一各屬錢糧已納者多屬良富之民若果有蠲免之  
命已納者或領有餘分數或免明歲正賦倘州縣  
不與豁除明白或吏書借端勒索使費是朝廷



有實惠而百姓不得沾實惠也是宜另請督撫預  
飭各屬以杜其奸

一救旱荒之策莫要於興水利以灌田見今天道又  
復酷旱麥豆未種者尙有大半已種者將及旱死  
爲今之計近山臨水者須教之開渠築堰導引水  
泉高原之地亦宜教之穿井灌溉以爲明歲夏獲  
之皇

一今茲關中之荒近世罕見施粥旣無救于大勢蠲  
免僅少安其憂心隆冬及春饑寒交迫生機窮絕

非大行賑濟其貼危流亾將有更不忍言者矣然  
正賦既已奉旨蠲免則朝廷將無有餘之財是  
宜力請督撫題請開設捐納一途夫朝廷以名  
器假人雖非盛世美談然以之救荒賑民亦屬權  
宜但西安旣無外省可運之粟而隣府又不通舟  
車之路如必令其輸粟則應例者必無多人無多  
人則此事徒損國體而無濟于實用是宜力請督  
撫題請議行折色輕減數目行折色則納者便減  
數目則爲者衆納便爲衆則數十萬可旬月內坐

而致也

右數則倘有可採力所能爲者願獨力斷然爲之力所不能爲者必明目張膽力請于督撫以行其或不從一之至于再至于三三之不行則不惜慟哭流涕以力懇如是則仁愛愈淪人心髓區區所謂益深去後之思者此也然歟否歟統惟酌奪

答惠少靈

登第之始正養德養望之始善自匡持凡百勿異平時肯一峰念菴暨吾鄉涇野先生並大魁天下其居

家處鄉並謙謹恬靜一如處子提學高汝白之諸父  
隱君子也雖則教汝白以舉子業每嘆曰可惜可惜  
假令得狀元亦自枉過一生其後汝白舉進士以書  
督責之曰汝得一第吾不爲喜而以爲憂此後必駸  
放肆可錄逐日言行寄我汝白歎曰吾終日在側豈  
不我知而憂我放哉試問一老家人曰比舊漸不同  
矣乃驚懼置一簿錄其所爲試自檢點其過不可勝  
書乃大激勵爲學卒爲善士汝今後須歛而又歛動  
輒檢點寧謹勿豪華勿徇貨利勿干有司一

味安閒恬退不可一豪多事能如高汝白之克自激  
勵不至使旁人私竊訝爲比舊漸不同則善矣

又

汝昔事吾于擬山堂朝夕依依猶嬰兒之戀慈母不  
忍一日離側迨吾返里悲不自勝次年西顧不禁涕  
零退而私語塾師李孝思意欲典田敝里携妻孥躬  
耕事養吾夫婦終身送終方回今登第之初他務未  
遑惟以吾爲念篤于師誼卓有古風吾以奇窮遭奇  
荒保生實難曾與雪木商及度荒之策相約共適漢

南吾家累二十餘口留半難割通移維艱因循荏苒  
尙無定期乃雪木則先我而往矣乘吾未往不知得  
與汝一面否積懷種種非面莫罄

答李汝欽

來翰念我惓惓足徵篤于師誼然饑饉雖困我身而  
不能困我心我思之熟矣年已六十有五死不爲灰  
若怕餓死將來不病死乎不老死乎總之終有一死  
何如今日饑餓而死竊附西山之義得以照耀千古  
之爲愈耶家口嗷嗷無可奈何聽之而已惟是在在

枵腹流離之慘痛苦身經往者敝及門常州吳濟長  
在日每遇地方饑荒多方拯救吾今日目擊饑民之危  
殆而赤手空拳不能畧克其惻隱之心愧何可言雖  
嘗力勸當事救荒題荒顧杯水無補于車薪奈何奈  
何

東欽差查荒諸公救荒

僕土室中人也荆扉反鎖久與世睽世務未嘗縈懷  
世事絕口弗及坐以待死業同就木昨綠秦地連歲  
可荒秦民死者所在枕藉生者骨肉各天危殆之形

俠圖難狀是誠一大劫數古今未有之慘區區惻切  
於心故乘使君枉顧啓扉晤言深望回朝復命備  
陳秦民阽危之實乃西土安危所係痛哭流涕力請  
拯救使數萬生靈由使君而活自然天地鑿之鬼  
神鑿之陰德積於一時福慶流於子子孫孫矣

與布撫臺

壬申

三月十九日接憲札啓經捧讀知明公之念僕亦猶  
僕之念明公也然僕之念明公原爲全秦地方計原  
爲數百萬生靈計僕本草野間迂腐無用於世道生



民絕無關係之人杜門待死而已有何可念而明公  
念之不置耶頃 朝廷珍念民艱於當 朝千百人  
中選擇而任明公是固以關中百萬生靈付明公也  
關中殘黎立湯蹈火行三歲矣聞明公撫秦莫不延  
頸而祝跂足而望如餓兒之望慈母大旱之望雲霓  
以爲此嗷嗷遺民將恃我公來而獲蘇也 朝廷明  
見萬里之外百萬殘黎注望惠澤之施一身而上下  
之責交備知必孜孜矻矻曉夜圖維多方撫綏凡可  
以加惠者將無所不極其至無容物外野夫饒舌然

野夫雖閉戶幽居而一念已饑已溺之心未嘗一刻  
少忘兼我公心虛而禮恭芻蕘是詢工爲悅已者用  
士爲知己者忠僕雖欲守固賈緘默避嫌誼所難安  
是以忘其迂庸之實謹妄擬管見數條以塵聽覽當  
矇瞽之誦至其中固盡不適於時宜言多觸犯時忌  
則僕山林草野之故態抑以特議論於明公之前所  
謂士屈於不知已而侮於知己也惟裁察而原諒之  
是荷

一安集保全遺民方今西安之民以十分論饑饉瘟

疫死者十二三逃亡及賣入滿洲者十六七計今  
留者十不得三耳向使此三分者皆足自保永不  
流亡而戶口減耗田野荒蕪明公猶難爲政況於  
今茲去秋收之時尙百有餘日縱秋成可必而餽  
口之資愈窘愈迫天氣愈炎愈長一日猶不可空  
俟矧百有餘日而欲其不死喪流亡不亦難乎再  
有逃亡死喪則并其三分亦不可得民愈寡田愈  
荒無論明公無與興治 朝廷慙慙懇懇所以付  
畀明公者亦恐不如是也僕愚以爲直急籌畫賑

濟安集之壞或再請發內帑或再請協隣省或作  
速開設捐納務使有司悉以覆實計日均施使強  
弱遠近均沾實惠不得仍前侵削苟且罔上行私  
以保全此秋成之前百餘日夫民衆財難賑濟雖  
非救荒全策然在目前事急勢迫則不得不剗心  
頭肉以醫眼前瘡也且爲國家者非無財之患而  
無民之患故古之賢君不惜竭府庫之藏以厚惠  
下民古之良臣名佐不惜冒矯制之罪身家之命  
以解民倒懸誠以民爲國本有人則自當有土有

財也明公爲國家長慮遠顧當急爲陳請以救此  
燃眉稍遲以旬月哀此遺民又將逃亡無筭矣

一請招懷流離方今西安民流諸關東諸省者不下  
百萬竄諸西北府三邊及川蜀者亦不下百餘萬  
賣入本省外省富商滿洲者亦不下十餘萬賣者  
獲生矣其流離者則去墳墓棄田廬離親戚擔兒  
肩女兩行露宿沿門丐食或空傭富家或偷生娼  
門甚者父食其子夫殺其妻兄弟奪一糠餅而推  
刃相戕如此不已不特數百萬怨結之氣上千天

和蒸爲瘟疫蝗旱之屬亦恐生計窮絕或見謗於  
奸猾不知不覺流入盜賊之群自昔國家之敝多  
由饑荒時當事者不留心安插民不聊生以致攘  
成亂階爲國家患害前代無論明之季年昭昭可  
可鑒也今 朝廷夙夜憂勞在 朝諸公必有溥  
濟良謨僕愚以爲諸流入關東川蜀者本明公赤  
子明公爲國爲民不得以責外謝之而流入西府  
者又皆在明公治屬之內可坐視其死亡顛危而  
莫之恤乎所宜悉心計籌方畧作速上請務使逃

者或歸或居皆獲生路無重陷溺以仰體

君仁俯副民皇而中彌竟外之患大率此事所關者大所係者重所寓者至微而至深上而盡吾大臣仰體 君心之職使吾言之而用流民安而國家無意外之患 朝廷固爲吾功即使累請之而不盡用萬一或生意外之變而吾業已登及之

朝廷必且重思吾言而不至爲罪下之而盡民胞物與之仁吾言之而行固不愧此嗷嗷數百萬流民之慈父母卽不行亦可告無負於斯民告無慚

於天地神明矣况其在本省西府者行之固在明  
公轉移調度間也耶

一請設督農掌水之官以大興農田水利方今西安  
之所以大饑者天旱而田不足於水故也夫關中  
橫亘終南以爲終始山之所在河泉多有故西安  
近山一帶恒繞河泉渭北雖復高仰而涇洛秦涇  
清河石川諸水亦所在而是故總西安而論其不  
可引渠灌漑者固十七八而可開渠引水者亦不  
下十二三兼以井泉亦不下十三四矣夫水利三



四倍於旱田以十分有三四之水田勤力而專精  
其間雖復天雨不時亦足補旱田之闕而償其獲  
卽不足補而此一半享水利之民亦足以自保而  
再下至流離失所矣但凡民愚而不知興卽有興  
之者而力微不足以興而爲有司者又不留心於  
興是以上下交困而無可如何也夫天道不可知  
今秋未必再旱然亦不可不爲旱慮况水利成固  
闕中數世之利乎是宜乘今秋穀宿種之候作速  
請設提督農田水利官一員或恐設官勞費卽請

於本省司道中擇精敏仁惠者加以總管農田水利之權使之專司農田水利各州縣官於丞簿或紳衿中擇公正好義爲衆所素信服者大縣四五人小縣三四人加以掌管之權使之相視督責其一切興利除害辟舉任使皆委以便宜不從上制而重其廩祿優其禮貌凡近河者雖一二十里內但可引水皆須築隄開渠以資灌溉無河泉者皆須掘井而灌按萬曆間呂新吾公巡撫山西惓惓勸諭農民各於田內穿井有云一時之費雖多百

年之利永賴檄各州縣正印官加意督催公又不  
時躬親單騎查驗帛神勤於鼓舞一時穿井之風  
所在勃興溝田化爲沃壤至今民享其利除井深  
太費力者乃不令枉費功力其或牛種資糧不給  
官爲設法措置大抵人情易於樂成而難於慮始  
下吏寡於奉法而多懷欺誕此法之行州縣必多  
有以難上欺者卽不然亦或苟且塞責欺誕而苟  
且則此事之設亦徒勞攘而煩費而已矣是宜申  
明賞罰條格頒頌州縣但是法立一半月之間各

須據數申報其冊須一樣三本一留縣令由州縣  
申提督官提督官仍留一而以一申院以便他日  
按行賞罰除專官相視外則公亦宜廣詢博訪何  
處可開河渠何處宜於井灌皆著錄置左右以便  
對炤虛實省察勤惰以爲賞罰張本又除專官巡  
督外明公不時差酌當忠誠人各處巡視隨卽親  
臨稍遠一二州縣以按行賞罰稱職則不特掌管  
者有重賞卽州牧縣令亦宜厚褒否則不惟職掌  
其事者有重罰卽州牧縣令亦難辭其愆如此則

雖不必躬親徧臨而各屬固將畏法而恐後矣大抵此番水利之興否關西安遺民之休戚存亡亦卽關明公之德業功名亦留心注措不可也且不獨此也西北七府三邊歲雖稍登然其俗素奢侈不知積聚兼以協濟西安及西安轉販流民聚食今已虛耗天道自東而西高一秋夏之間或雨澤愆期或蝗蝻爲害可且奈何是宜與西安通興水利以防未然

一急變轉運西米之法以蘇民困救民之饑如救水

火先從其甚急者而先救之竊聞各屬輸車夫搬  
運西米一後留事者慮兵糧之不足不以征之西  
安而議協於西府西府送到者運載不責之民力  
而皆有腳價此當事者仁之盡義之至也然衆議  
皆以爲其意固善而其法則未盡善也夫議協濟  
於西府者非以爲西安奇荒人民流離米無從出  
乎再給腳價者非以爲食用艱貴不忍空勞吾民  
令其重費機困也耶夫不以米征西安民而今者  
竟至使民勞費幾於與出米等以爲食用艱貴議

出腳價而至使運轉六七石之價不足供運一石之費故此一役民因而饑死病死展轉委頓而死者無數折軸沒輪墜坑落塹不能終事而使民重出厚累者無數安坐而談若無大害身親而履豎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所以然者粟賈財竭之時在家猶父子夫妻相聚而披剔草根木皮以延殘喘今一旦驅諸三四百里之外不特無可齎之錢粟并其草根木皮亦不能得矣又瘟後牛寡久旱草枯兼之天雨不時愁氣上結疫癘大作人

病牛瘵且內懸室家奄奄待斃而莫之恤家人相  
望嗷嗷望救而無如何故傳者皆謂邠長轉運之  
處鬼哭神號耗資不貲論者未達情實或以爲皆  
有脚價原未苦民殊不知當此食貴如金之時展  
轉留難於時月之間所廩於官者六七石尙不足  
給一石之費其餘之費究何從出耶且夫米旣無  
從出牛又食賣殆盡將安從出乎借曰牛尙可尋  
往返四五百里之內邀延八九十日之間草薪亦  
將何出乎自昔運糧之法皆所經由由州縣相時



重輕有無其脚價自相遞送以故無聚衆虛耗之  
費逃亡死傷之患而議者不察猥以均勞借口以  
爲單責運遞所過州縣遠者可恤近者何辜此又  
未盡達於調度區畫之說也夫令各屬輪運不惟  
民苦資糧亦且有廢耕傷病折牛隕車之害本縣  
倒運不惟無前數害而且中含大利何者今茲彌  
望奇荒斯民正苦營生無所離家無資居家計窮  
今使籍名運夫除官價外再令各屬外幫運價則  
寄生有所食用足給矣丁男負運老弱婦女披剔

草根木皮以給饋餉百里之內可以朝發夕至又  
米到卽刻可轉未至亦不復坐耗盤費又無死喪  
疾病之患折牛墮車之弊離家喪農之憂逃亡重  
賄之累真所謂一舉而公私兼便者也其爲可行  
昭昭易見而前此者皆未及此豈非天意欲留此  
一段美意良法以待明公使爲蕪陔發軔第一功  
德令殘黎最先嘔吟懃藉也嗚呼公尙急留意少  
緩以待日則民重困矣抑非獨此也凡有招買實  
照市公平發價而卽官責之總催總催攤派花戶

轉相侵削花戶得價無幾補賠不啻倍蓰當斯民窮財盡之時救死不暇何堪重以此累耶宜痛懲而力禁之是望此外毒至衆而害最甚者民甲中奸猾十排軍屯中無賴旗甲錢糧已赦矣而借口雜差米豆已蠲矣而聲言使費致令下里愚民鬻妻賣子之膏血含恨抱冤而乾沒之勒索之下將朝廷賑濟饑民之銀米假端虎嚇奪諸良弱之口以飽其無厭之腹此又州邑中未死之魍鬼無翼之飛蝗所宜一體切戒者也

一厚卹善類以勵風教善人國之福民之範風俗之  
儀表也故成周大賚四海而善人是富三代以來  
雖風尚各殊亦莫不崇獎善類尊德博行以樹風  
聲而勵貪頑今茲闕中逢此奇荒百姓死喪逃離  
幾於十室九空昔東海孝婦之冤未理而致國三  
年不雨今閩群數百萬生靈中其爲仁人孝子志  
士悌弟節婦義夫及忠信篤實者何限而皆使之  
顛連死亡抱恨於無窮恐非所以祈天和調陰陽  
之道也且當此風俗敗壞靡爛之時正宜崇獎德

義砥礪名節使愚民曉然知上意之所向亦勵風  
移俗之一助也愚意以爲宜申飭州縣悉心查訪  
實德篤行如仁人孝子節婦義夫及好學自修守  
義捐介之人詳開姓名里居子孫男女口數申報  
除本縣均給 皇恩銀米外明公爲另設銀米照  
月給散務使足給一日兩食之資勿致死亡流離  
則明公德譽陰隲相承於無極矣是一舉而百美  
皆備者也

一作養士氣以培植人才紳衿者國家人才之所從

出故治國家者莫不以作養士類爲要務今茲奇  
荒而有司句執文法以爲詔書無賑士之條致令  
章縫衣冠之士多委填溝壑夫荒旱徧千里豈民  
皆饑而士不饑 皇恩溥及草木又豈獨於士而  
遂忽然特詔書未分明言之耳明公爲國家培植  
人才宜申飭州縣令自後其有賑濟縱不能分外  
加厚亦宜與齊民一體通行

一 禁止樂戶販賣良人子女今茲關中荒饑異常百  
姓計窮路絕多以子女賣入樂戶以苟易升斗偷

活旦夕大娼優敗風傷化王政之所大禁仁人君子之所恻心明公爲國家振勵風化宜留心類飭州縣令樂戶不得再買良人子女其已買者令州縣官設法贖回不得隱匿犯者樂戶及本地千總地方一體定罪此萬世功德也明公尤宜惓惓

答朱字綠書

承手翰匪但悉謙冲之度兼稔姿乘之諒直夙昔問學之精勤閱未終幅欣慰無既亟呼門人子弟讀之亦無不交口歎賞甚矣門下之善學也陳公甫先生曰疑者進道之階大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古聖賢望道未見之心欲從末出之意亦只是善用其疑故卒造絕詣耳門下善疑善問如是由此推而廣之勉不巳德業之進也可量哉小兒前者歸稱述辛標極爲聲百得友喜茲心曲更爲吾道得人慶矣健



美之私胡可喻也承問云云門下不鄙不佞藹然以  
骨肉道誼相視不佞忍自外耶用竭固陋以應嘉命  
惟高明自取酌而教示之門下來書累幅大意則謂  
人性至善徹乎終始不佞學髓之圖最上渾淪一圈  
同陽明無善惡之旨不免流於性無善無不善之說  
而異乎周子無極而太極之義圈下善惡對峙同陽  
明有善有惡意之動不免流於有性善有性不善性  
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之說而異乎秉彝恒性率性  
謂道人性皆善之旨其有意爲善雖善亦私之疑

總之與此疑異條而同本也蓋其根起於疑陽明之  
言類告子之說故因而疑不佞之圖同陽明之旨然  
則門下之疑不佞學髓非苟然也疑陽明也不佞又  
何必一一爲鄙圖分疏乎亦爲釋陽明之疑而已陽  
明之是非明卽不佞之圖說明也門下謂無善而至  
善存是也而疑陽明刻却至善二字獨不思心之本  
體本至善乎卽至善乎孟子道性善而魚我所欲蓋  
則指爲本心心體卽本心也本心者道心之謂也道  
心卽善性也但異其名稱耳周子謂無極而太極陽

明謂無善無惡心之體其言異其旨一也無極而太極之說無可疑則無善無惡心之體亦猶是矣知乎陽明之旨同乎周子則知夫無善無惡之旨異乎告子矣且性至善也而明道則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便已不是性也夫說性便不是性則人爲之善惡不可爲心體明矣人爲之善惡不可爲心體則無善無惡卽至善之心體何必更增至善字于句內而後知其爲至善乎而學髓渾淪一圖又何殊於太極圖之渾淪一圖乎門下謂善徹終始是也獨不

思感於物動於意而遂有善不善乎謂善與惡非對  
時是也獨不思氣拘物蔽而意之動遂有善有惡乎  
有善無不善者性也拘於氣蔽於物而不能無不善  
者情也情本乎性性無不善故善與惡不可對也情  
不能不拘於氣而蔽於習故性雖善而情不能無善  
不善也意者情之動也猶之人性皆善則宜皆爲君  
子而世卒不能無小人者則氣拘而物蔽之也故小  
人與君子同一善性原不可對時氣拘而物蔽之後  
則亦遂從其分途而對稱之爲君子小人而已六經

四書之以小人君子善惡邪正是非對稱者皆是義也猶之水清而卒不能不清濁并有也鏡明而卒不能不明暗并有也一氣而卒不能不陰陽并有也繼善成性秉懿帝則及孔孟之言言乎天命本然之初有善有惡言乎意動於氣拘物蔽之後本不相戾也大抵門下所疑皆爲護持一善字惟恐無善無惡之說流于莽蕩卽惟恐鄙陋之渾淪一團類于無善無惡甚盛心也而未及思夫心體卽至善也而未及思夫學髓之渾淪一團卽太極圖之渾淪一團也太極

圖渾淪一圖不忠其遺太極學懶圖渾淪一圖亦可  
知初非遺至善矣抑惟恐有善有惡之涉於對峙卽  
惟恐鄙圖之善惡分路有背乎繼善成性之旨意良  
美也而未及思有善有惡從乎意動之後而言而非  
言乎本然之性莫有此對峙也而未及思夫鄙圖之  
善惡兩行亦指乎意動之後也有意爲善雖善亦私  
正恐僞儒義讓而取不本諸心體之自然不率諸性  
分之固有如五霸之假南轅有所爲而爲之意豈謂  
善不可以立意爲乎所謂前輩苦心救弊之言也芒

峭大黃峻於參朮而當其症之宜用則良醫違衆議  
而用之孟子之勿正程子之不須防檢操存皆是意  
也豈獨象山哉善學者以意逆志執其詞則周餘黎  
民真周果無遺民矣且門下旣知無善之爲至善又  
胡爲疑于有意爲善雖善亦私之說乎衰病中言多  
未融不知高明果以爲然否朋友辨學期于相長相  
益不以苟讓爲貴如有未安不厭反覆外有答洪洞  
范彪西公書與此書互可發明湯錄一往前疑或可  
釋然矣臨池神馳不旣

答洪學憲

恭惟使君一代文龍兩間威鳳產紫陽之故里羹墻  
先賢接光祿之遺風淵源家學承綸綍而儀型多士  
奉簡書以模範三秦豈徒回軋茁之奇振頽波於八  
代實乃砥中流之柱續微緒於一燈顧於斯道寂寥  
希濶之中輒有古人扶持興起之力誠近今所罕觀  
而末世所希聞者也伏念頤草莽下士山野庸人環  
堵蕭條置身名於度外一經吟詠消歲月於閒中竊



以學之不講雖先聖以爲憂行其所知誰在今而加  
意不虞使君當下車之初政發闢隱之盛心渥恩誤  
及於庸材曠典濫加於匪類惠以媿詞賜之厚貺不  
肖顛撫已生慚捫心滋愧雖見居畚甑生塵之日方  
嘆無計以聊生復念在涓埃未効之時敢輒無功而  
叨惠謹用返璧率賜鑒原

答董郡伯

恭惟明公瀛陸名家廣川嫡系儒宗蔚起重恢道誼  
之源聖學攸歸聿述天人之對塞帷臨內史節序依

然漢二京此馭入長安乾坤不改鄉三物蓋秘閣之  
旂常未遠而端門之步武方新辰猷夙授於趨庭上  
績爰登於領郡羽書甫戢文史多閒倦茲行部之疆  
垂及閉關之叟朶雲下賁照茅屋以生輝雙鯉遙來  
凌草亭而發篋閭巷驚傳爲盛事關河頓覺其增顏  
治顛困守遺經慚揚絕緒生橫渠之後愁負西銘處  
泰定之鄉坐虛南指質甘菲薄學山不至於山林復  
空踈觀海徒嘆夫海豈謂盜聲泉石幾難安臥煙霞  
而麋鹿終栖菊松好在旣託旃幪之大還叨存注之

慈何敢抱涇涇小諒等閒自外於高深所期竭碌碌  
餘生耕鑿相依於畝畝篆啣侵骨瞻謁悚心伏願鑒  
此愚蒙寬其禮數則知我恩如生我而一天長戴二  
天矣治願臨啓曷勝感激瞻依之至

昔司馬溫公生平不作四六而家宰趙儕鶴著論  
亦深以此爲戒先生平日遇當事四六之來初猶  
間或十答一二後則一洗相沿之陋絕不復爲矣  
偶存二稿不忍終棄聊附於此

二曲集卷之十八終